

基于父母 - 孩子配对数据的家庭亲密度与身体欣赏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张晨雨, 谢张超, 雷海玲, 黎琦, 陈贵*

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衡阳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2日

摘要

目的: 探讨家庭亲密度对父母与孩子身体欣赏的主客体效应, 并检验孩子性别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问卷法调查638对父母 - 孩子配对, 其中父亲 - 孩子249对、母亲 - 孩子389对。父母和孩子分别填写家庭亲密度、身体欣赏及人口学信息问卷。采用配对 t 检验、相关分析和主客体互倚模型(APIM)考察家庭亲密度与身体欣赏的关系, 并通过多群组分析检验孩子性别的调节作用。结果: 父母家庭亲密度和身体欣赏总体上高于孩子, 女儿组与父母在上述变量上的差异大于儿子组; 家庭亲密度和身体欣赏在亲子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个体内部家庭亲密度与其自身身体欣赏显著相关, 跨个体相关呈现一定的性别和亲子角色特异性; 家庭亲密度对父母和孩子自身身体欣赏均具有显著主体效应($\beta = 0.296 \sim 0.496, ps < 0.01$); 客体效应仅在父亲 - 女儿组显著, 即父亲家庭亲密度显著正向预测女儿身体欣赏($\beta = 0.239, p = 0.004$); 孩子性别对父亲 - 孩子和母亲 - 孩子配对中的主体效应均无显著调节作用, 探索性分析也未发现孩子性别对客体效应的显著调节作用。结论: 家庭亲密度是父母与孩子身体欣赏的重要关联因素, 提升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和支持性互动有助于促进积极身体意象; 同时, 父亲 - 女儿关系在女儿身体欣赏发展中可能具有特殊意义, 未来干预可进一步关注父亲参与及亲子互动质量。

关键词

家庭亲密度, 身体欣赏, 父母 - 孩子配对, 主客体互倚模型(APIM), 性别差异

Family Cohesion and Body Appreciation in Parent-Child Dyads: An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Study

Chenyu Zhang, Zhangchao Xie, Hailing Lei, Qi Li, Gui Che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Received: August 20, 2026; accepted: October 1,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2,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张晨雨, 谢张超, 雷海玲, 黎琦, 陈贵(2026). 基于父母-孩子配对数据的家庭亲密度与身体欣赏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心理学进展*, 16(10), 109-121. DOI: 10.12677/ap.2026.161047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actor and partner effects of family closeness on body appreciation among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to tes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hild gender.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638 parent-child dyads, including 249 father-child dyads and 389 mother-child dyads. Parents and children completed measures of family closeness, body appreciation, 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Paired-sample *t* tests, correlation analyses, and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family closeness and body appreciation. Multi-group analyses were further conducted to tes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hild gender. **Results:** Parents generally reported higher levels of family closeness and body appreciation than children, and the parent-child differences were larger in daughter dyads than in son dyads. Family closeness and body appreci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in parent-child dyads. Within individuals, family closenes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ne's own body appreciation, whereas cross-partner associations showed certain gender- and role-specific patterns. APIM results indicated significant actor effects of family closeness on body appreciation for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 ($\beta = 0.296 \sim 0.496$, $ps < 0.01$). The partner effect was significant only in father-daughter dyads, such that fathers' family closeness positively predicted daughters' body appreciation ($\beta = 0.239$, $p = 0.004$). Multi-group analyses showed that child gender did not significantly moderate the actor effects in either father-child or mother-child dyads. Exploratory analyses also found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f child gender on partner effects. **Conclusion:** Family closeness is an important correlate of body appreciation among parents and children. Enhancing emotional bonds and supportive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family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body image. The fa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may have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for daughters' body appreciation, suggesting that future interventions should further attend to father involvement and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Keywords

Family Cohesion, Body Appreciation, Parent-Child Dyads,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 Gender Differenc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身体欣赏是指个体对自身身体的接受、尊重和感激,同时能够欣赏其身体的功能和独特性,而不仅仅只关注外貌和社会理想的符合程度(Avalos et al., 2005)。作为积极心理学概念,身体欣赏强调个体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对身体的正向态度,涵盖自我接受、身体功能认可及对身体差异的接纳(Swami et al., 2016; Tylka & Wood-Barcalow, 2015)。近二十年的研究结果显示,身体欣赏不仅与身体不满、饮食失调风险相关(Ramesh et al., 2026; Ren et al., 2023; 高亚威等, 2022),而且与心理健康指标密切相关,如更高的自尊、生活满意度以及较低的焦虑和抑郁症状(Linardon et al., 2022)。此外,身体欣赏还与积极心理特质如同情、感恩和直觉性进食呈显著正相关(Huang et al., 2024; Luo et al., 2019; 高亚威等, 2022),这表明个体在身体层面的积极体验也可能对整体心理健康产生促进作用。青少年阶段是孩子身体发育和自我概念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身体不满的高峰期(Fan et al., 2010)。因此,关注身体欣赏这一核心变量并理解其影响机制,对于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身体意象的形成过程中, 家庭环境可能是直接且重要的影响源。家庭环境是个人成长的第一个且主要的微观环境, 家庭互动会影响到个人自我表征, 个体人际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人际互动的延伸与适应(施琪嘉等, 2013), 由此也容易理解成年人人际关系对身体意象的影响。研究表明, 无论是童年还是成年, 依恋关系都会影响身体形象感知和满意度(Cheng & Mallinckrodt, 2009; Gonçalves et al., 2020)。在低温暖、无情感互动的无效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小孩, 往往需要更多的外部认可来实现积极的自我体验(Cheng & Mallinckrodt, 2009; Krauss et al., 2020)。相应地, 在身体自我上, 不良家庭环境中的孩子便更易产生外貌比较与身体不满(Cheng & Mallinckrodt, 2009; Boutelle et al., 2009)。相反, 在积极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 通常会获得更多来自父母的温暖、支持和更多积极的情绪体验, 从而形成更高的自信心和积极的自我认知。例如, Boutelle 等人(2009)的一项纵向研究中, 发现孩子青春期时母亲与女孩健康联系能显著预测孩子五年后的身体满意度水平。

家庭亲密度, 即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亦指家庭成员之间独立与联结的平衡, 它是反映家庭成员亲近关系及积极家庭氛围的综合指标(Olson, 2000; 费立鹏等, 1991a)。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与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和适应能力密切关联, 并对情绪、行为问题(例如, 吸烟、酗酒、自伤、物质滥用等)具有保护作用(Cumsille & Epstein, 1994; He et al., 2025; Sitnik-Warchulska et al., 2025; 石绪亮等, 2022)。由于推测, 家庭亲密度可能与积极身体意象的形成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针对中国青少年的研究亦表明, 积极教养方式与父母情感温暖等家庭因素与身体欣赏呈正相关联(郑可怡等, 2021)。据此, 家庭亲密度可能是促进青少年身体欣赏的重要保护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 父母对家庭亲密度的感知可能直接影响孩子对家庭亲密度的体验, 进而影响孩子的身体意象。家庭系统理论认为, 家庭成员的感知和行为相互作用, 共同塑造家庭氛围(Mills-Koonce et al., 2007)。具体而言, 父母感知的高亲密度通常伴随更多情感交流、支持和积极互动, 这不仅提升孩子对家庭温暖和安全感的感知, 还促进孩子形成更积极的自我认知(Hochgraf et al., 2021; Weng et al., 2025)。另一方面, 父母与孩子感知的差异可能导致家庭关系体验不一致, 从而影响孩子心理适应(Fang et al., 2021; Sun et al., 2025)。因此, 理解父母与孩子对家庭亲密度感知的相互关系, 对于揭示家庭亲密度对孩子身体欣赏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父母的情绪、态度、行为在家庭互动中对子代存在着重要影响, 代际传递的理论支持父母心理行为模式在子代中的复制(Bridgett et al., 2015; 李启明, 王纪婷, 2022)。父母身体意向态度可能会对子代产生直接影响。研究表明, 父母的嘲笑和谈论孩子的体重、外貌、肥胖等, 这些均是孩子体形不满的重要预测因素(Chen et al., 2022; Hany & Sutanto, 2025; Kluck, 2010; Leme & Tucunduva Philippi, 2013; Yang et al., 2023)。当前, 现存研究主要关注负面身体意象的代际影响, 很少关注到积极身体意象方面的。在人群上, 以往研究关注于女性群体, 在家庭系统中也多只关注于母亲-女儿配对关系, 很少关注父亲角色的影响。

综上, 家庭亲密度可能是个体形成积极身体态度的重要家庭资源。基于家庭系统理论, 父母与孩子并非彼此独立的个体, 双方对家庭关系的感知及其心理适应可能存在相互关联。因此, 有必要采用能够处理配对数据的主客体互倚模型, 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探讨家庭亲密度对双方身体欣赏的作用机制。同时, 本研究通过区分父母和孩子性别, 进一步分析父母与孩子性别差异的影响。通过这一方法, 本研究可为理解家庭系统在青少年积极身体意象形成中的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并为家庭层面的干预策略提供实践指导。

2. 对象和方法

2.1. 被试和程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中学生及其家长的亲子配对数据。调查前, 研究者向学校、学生及其家

长说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填写方式及保密原则。所有参与者均在知情同意基础上完成问卷，并被明确告知可在调查的任何阶段自愿退出。本研究包括孩子问卷和家长问卷两部分，孩子问卷由学生本人填写，家长问卷由其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填写。每名孩子仅对应一份家长问卷，同一名孩子不同时与父母双方进行配对。研究者以孩子姓名为匹配依据，将家长问卷与孩子问卷进行一一配对，形成父亲-孩子和母亲-孩子两类相对独立的二元配对数据，用于后续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在数据整理过程中，首先剔除无法完成亲子匹配的问卷；其次，删除漏答严重或存在明显规律性作答的无效问卷，随后录入有效问卷数据。其中，共录入数据 640 对。正式分析前，对已完成的配对数据进行筛查。若配对双方任一方在家庭亲密度和身体欣赏两个核心量表上的数据均缺失，则删除该配对，有 2 对数据符合上述删除标准。最终，本研究共获 638 对父母-孩子配对数据。父亲-孩子配对 249 对，其中父亲-儿子 128 对，父亲-女儿 121 对；母亲-孩子配对 389 对，其中母亲-儿子 198 对，母亲-女儿 191 对。样本的人口学特征情况详见表 1。不同分析所涉及变量的缺失情况不同，最终纳入各项分析的样本量略有差异，具体见相应统计表中。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child paired samples

表 1. 亲子配对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变量	总配对(638 对)	父亲-孩子配对(249 对)	母亲-孩子配对(389 对)
孩子性别			
男	326	128	198
女	312	121	191
父母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351	155	196
高中或中专	200	59	141
大专、本科及以上	87	35	52
家长年龄	40.01 (5.99)	41.63 (6.24)	38.98 (5.58)
孩子年龄	12.65 (0.81)	12.76 (0.87)	12.58 (0.77)
家长 BMI	22.79 (3.49)	23.66 (3.60)	22.23 (3.31)
孩子 BMI	18.88 (3.67)	19.14 (3.64)	18.71 (3.69)

2.2. 测量工具

2.2.1. 家庭亲密度

本研究采用中文版“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的“家庭亲密度分量表”对父母、孩子感知到的家庭亲密程度进行测量。该量表源于 Olson 等人编制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评价量表(Olson et al., 1985; 费立鹏等, 1991b)，家庭亲密度分量表共 16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其中第 13 至第 16 题反向计分。量表总分沿用原量表推荐计算公式，即：亲密度得分 = 36 + 正向题 - 反向题。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适用于成年人和孩子之中，具有较高信效度(任彦威等, 2022; 陈颖娇等, 2022)。本研究中，本分量表在父母中 Cronbach’s α 为 0.865，在孩子中的 Cronbach’s α 为 0.889。

2.2.2. 身体欣赏

本研究采用身体欣赏量表测量父母、孩子对自身身体的接纳、尊重、欣赏以及对身体功能和价值的积极态度。此量表 Avalos、Tylka 和 Wood-Barcalow (2005) 编制(Avalos et al., 2005), 后续 Tylka 和 Wood-Barcalow 对其进行修订(Tylka & Wood-Barcalow, 2015), 形成身体欣赏量表第二版(Body Appreciation Scale-2, BAS-2)。此量表共 10 个条目, 从“从不”到“总是”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表示身体欣赏水平越高。中文 BAS-2 在我国青少年和成年人群中有着广泛的应用(Ramesh et al., 2026; Ren et al., 2023)。当前研究中, 此量表在父母和孩子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43 和 0.880, 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3. 人口学因素

家长与孩子均自我报告研究所需的人口学信息。家长问卷包括家长身份(父亲或母亲)、年龄、受教育程度、身高、体重及子女姓名。其中, 受教育程度按“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或本科”、“硕士及以上”划分为 4 个等级, 并依次编码为 1~4。孩子问卷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高及体重。根据公式 $BMI = \text{体重(kg)} / \text{身高}^2 (\text{m}^2)$, 分别计算家长和孩子的身体质量指数。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26.0 和 Mplus 8.0 进行数据分析。首先, 使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整理与预处理, 包括异常值检查、缺失值检查、反向计分处理及量表总分计算。各主要研究变量的缺失率均低于 0.3%, 人口学变量的缺失率范围为 0.3%~0.6%。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和相关分析均基于可用数据开展; 主客体互倚模型采用稳健最大似然法(MLR)估计, 对于模型中内生变量的缺失, 在最大似然估计框架下利用已有信息进行参数估计, 对于父母和孩子的年龄、BMI 及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外生协变量存在缺失的个案, 则按照 Mplus 的默认处理方式, 不纳入相应模型的估计。由于本研究数据均通过自我报告方式收集, 因此在正式分析前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 并根据未旋转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 判断共同方法偏差是否对研究结果构成严重影响。主要结果分析如下: 首先, 对主要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其次, 分别以家长身份和孩子性别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比较不同组别在年龄、BMI、家庭亲密度和身体欣赏等变量上的差异; 另外,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考察父母-孩子配对内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 采用 Mplus 8.0 构建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 分别考察父亲-儿子、父亲-女儿、母亲-儿子和母亲-女儿四类亲子配对中家庭亲密度对身体欣赏的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其中, 父母或孩子的家庭亲密度对其自身身体欣赏的预测效应定义为主体效应, 父母或孩子的家庭亲密度对配对另一方身体欣赏的预测效应定义为客体效应。在所有 APIM 中, 均将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 BMI、孩子 BMI、父母年龄和孩子年龄作为协变量, 并将父母和孩子感知的家庭亲密度以及父母和孩子的身体欣赏同时回归于上述协变量, 以控制相关人口学因素对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影响; 模型允许父母与孩子家庭亲密度的残差相关, 并允许父母与孩子身体欣赏的残差相关。研究进一步以孩子性别为分组变量, 分别在父亲-孩子配对和母亲-孩子配对中建立多群组 APIM, 比较男孩组与女孩组中主客体效应的差异。组内路径结果主要报告非标准化路径系数、标准化路径系数、标准误、95%置信区间及显著性水平, 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的跨群组差异采用 Wald χ^2 检验进行检验, 组间路径差异检验基于非标准化路径系数。在将父母和孩子的家庭亲密度同时回归于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 BMI、孩子 BMI、父母年龄和孩子年龄后, 各跨群组自由模型均为恰好识别(饱和)模型, 自由度为 0, 因此 χ^2 、RMSEA、CFI、TLI 和 SRMR 等整体拟合指标不再用于评价模型拟合情况, 模型结果主要依据路径系数、标准误、置信区间、显著性水平、决定系数以及跨群组 Wald 检验结果进行解释。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初步评估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父母、孩子所有测量条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共提取出多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为 26.651%,未超过 40%的判断标准。同时,各因子方差解释分布较为均匀,未出现单一因子占主导的情况,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较小。

3.2. 研究变量在各父母-孩子分组上的得分及差异比较

父母与孩子在家庭亲密度和身体欣赏上的差异比较结果见表 2。四类亲子配对组中,父母家庭亲密度均显著(或边缘)高于其孩子亲密度(父亲-儿子组 $t = 1.951$, $p = 0.053$, 其它组 $t = 3.243\sim 7.370$; 均 $p < 0.001$)。除母亲-儿子配对组之外($t = 1.494$, $p = 0.137$),其它配对组别父母的身体欣赏水平显著高于其孩子($t = 2.693\sim 6.763$; 均 $p < 0.01$)。Cohen's d 显示,女儿组与父母在家庭亲密度($d = 0.503\sim 0.535$)和身体欣赏($d = 0.368\sim 0.492$)上的差异均明显大于儿子组与其父母的差异($d = 0.106\sim 0.238$),提示女儿与父母的差异性更显著,为理解父母-孩子关系中身体欣赏和家庭亲密度的互动提供参考。

Table 2. Comparison of study variables across different demographic groups
表 2. 研究变量在分组上的得分及差异性比较

配对组别	变量	分组	$M \pm SD$	t	df	p	Cohen's d
父亲-孩子	家庭亲密度	儿子的父亲	58.96 $\pm$ 9.78	1.951	126	0.053	0.173
		儿子	56.97 $\pm$ 10.18				
		女儿的父亲	56.52 $\pm$ 11.24	5.537	120	<0.001	0.503
		女儿	49.88 $\pm$ 11.93				
	身体欣赏	儿子的父亲	39.84 $\pm$ 8.801	2.693	127	<0.01	0.238
		儿子	37.09 $\pm$ 9.83				
		女儿的父亲	38.36 $\pm$ 9.35	4.042	120	<0.001	0.368
		女儿	34.27 $\pm$ 10.01				
母亲-孩子	家庭亲密度	儿子的母亲	59.42 $\pm$ 9.69	3.243	197	<0.001	0.230
		儿子	56.57 $\pm$ 11.90				
		女儿的母亲	58.65 $\pm$ 10.33	7.370	189	<0.001	0.535
		女儿	52.25 $\pm$ 11.55				
	身体欣赏	儿子的母亲	40.64 $\pm$ 8.15	1.494	196	0.137	0.106
		儿子	39.43 $\pm$ 9.28				
		女儿的母亲	39.93 $\pm$ 8.14	6.763	188	<0.001	0.492
		女儿	34.69 $\pm$ 9.93				

3.3. 父母 - 孩子分组内年龄和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分别在四类亲子配对中, 考察人口学变量、家庭亲密度与身体欣赏之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见表 3。人口学变量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年龄、孩子年龄以及父母和孩子 BMI 仅与部分家庭亲密度和身体欣赏指标存在显著相关, 且相关方向与强度因家长身份和孩子性别而异, 整体上未呈现稳定一致的相关模式。

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of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study variables
表 3. 人口学因素、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配对组别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父亲 - 孩子	1) 家长受教育水平	1	-0.144	-0.134	0.038	0.008	0.154	0.240**	0.042	0.103
	2) 家长年龄	-0.037	1	0.114	-0.030	0.131	-0.292***	-0.226*	-0.073	0.149
	3) 孩子年龄	-0.242**	0.223	1	-0.098	0.091	-0.081	-0.070	-0.075	0.046
	4) 家长 BMI	0.045	-0.131	-0.149	1	0.237***	-0.047	0.024	-0.120	0.052
	5) 孩子 BMI	-0.058	0.032	0.150	-0.117	1	-0.215*	-0.005	-0.218*	-0.017
	6) 家庭亲密度_家长	0.240**	-0.041	-0.074	-0.040	-0.047	1	0.341***	0.436***	0.112
	7) 身体欣赏_家长	-0.026	-0.059	-0.181*	0.072	-0.063	0.352***	1	0.091	0.307***
	8) 家庭亲密度_孩子	0.275***	-0.103	-0.121	-0.111	-0.181*	0.500***	0.194*	1	0.235***
	9) 身体欣赏_孩子	-0.033	0.030	-0.128	-0.015	-0.117	0.391***	0.538***	0.341***	1
母亲 - 孩子	1) 家长受教育水平	1	-0.147*	-0.236***	-0.040	-0.020	0.124	0.068	0.159*	0.085
	2) 家长年龄	-0.062	1	0.317***	0.025	-0.011	-0.012	-0.066	-0.029	0.091
	3) 孩子年龄	-0.216**	0.228	1	0.068	0.011	-0.138	-0.072	0.047	0.041
	4) 家长 BMI	-0.092	0.121**	-0.018	1	0.253***	-0.100	-0.033	-0.140*	-0.037
	5) 孩子 BMI	-0.120	-0.030	0.125	0.350***	1	-0.205**	-0.079	-0.245***	-0.028
	6) 家庭亲密度_家长	0.130	-0.066	-0.179*	-0.090	-0.081	1	0.352***	0.411***	0.129
	7) 身体欣赏_家长	0.016	-0.098	-0.082	-0.134	-0.166*	0.410***	1	0.223***	0.340***
	8) 家庭亲密度_孩子	0.077	0.025	0.022	-0.164*	-0.149*	0.485***	0.183*	1	0.150*
	9) 身体欣赏_孩子	0.059	-0.071	-0.135	-0.188**	-0.272***	0.204**	0.432***	0.319***	1

注: 对角线上为儿子组, 对角线下为女儿组。*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母家庭亲密度与孩子家庭亲密度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411 \sim 0.500$, $ps < 0.001$), 父母身体欣赏与孩子身体欣赏也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307 \sim 0.538$, $ps < 0.001$)。主体内相关显示, 父母家庭亲密度与其自身身体欣赏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341 \sim 0.410$, $ps < 0.001$); 孩子家庭亲密度与其自身身体欣赏也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150 \sim 0.341$, $ps < 0.05$)。这一结果表明, 亲子双方家庭亲密度越高, 其自身身体欣赏水平也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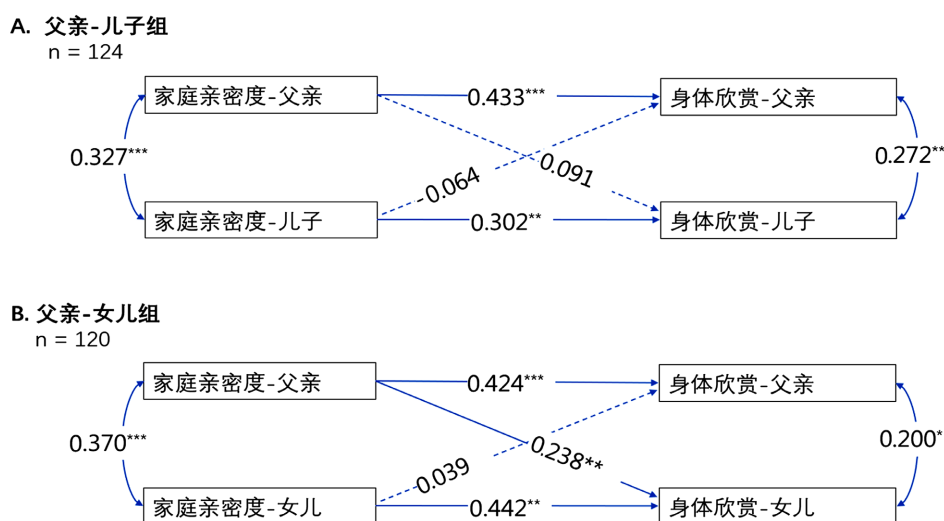
跨个体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在女儿组中, 父亲和母亲家庭亲密度均与女儿身体欣赏呈显著正相关(r 分别为 0.391 和 0.204, p 分别 < 0.001 和 < 0.01); 在儿子组中, 父亲和母亲家庭亲密度与儿子身体欣赏均无显著相关(r 分别为 0.112 和 0.129, $ps > 0.05$)。需要注意, 该关联仅在女儿样本中显现, 不宜直接推广至

全部亲子样本。此外,女儿家庭亲密度与父亲和母亲身体欣赏均呈显著正相关(r 分别为 0.194 和 0.183, $ps < 0.05$); 儿子家庭亲密度与母亲身体欣赏呈显著正相关($r = 0.223, p < 0.001$), 但与父亲身体欣赏相关不显著($r = 0.091, p > 0.05$)。

3.4. 家庭亲密度与身体欣赏的主客体效应的分析

3.4.1. 父亲 - 孩子配对的主客体效应分析

父亲 - 孩子配对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见图 1。协变量方面,父亲 - 儿子组中,父亲年龄显著正向预测儿子身体欣赏($\beta = 0.232, p = 0.004$); 父亲 - 女儿组中,父亲受教育水平显著正向预测父亲身体欣赏($\beta = 0.211, p = 0.008$), 女儿 BMI 显著负向预测父亲身体欣赏($\beta = -0.181, p = 0.003$)。其余协变量对父母或孩子身体欣赏的直接预测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主体效应方面,父亲和孩子感知的家庭亲密度均显著正向预测其自身身体欣赏。其中,父亲 - 儿子组中,父亲和儿子的主体效应分别为 $\beta = 0.433 (p < 0.001)$ 和 $\beta = 0.302 (p = 0.002)$; 父亲 - 女儿组中,父亲和女儿的主体效应分别为 $\beta = 0.424 (p < 0.001)$ 和 $\beta = 0.442 (p < 0.001)$ 。结果表明,父亲 - 孩子配对中的主体效应较为稳定,个体感知到的家庭亲密度越高,其自身身体欣赏水平越高。客体效应方面,仅父亲 - 女儿组中父亲对女儿的客体效应显著($\beta = 0.238, p = 0.004$),其余客体效应均不显著($\beta = -0.064 \sim 0.091, ps > 0.05$)。结果表明,在组内路径结果中,仅父亲感知的家庭亲密度对女儿身体欣赏的正向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孩子性别是否调节该客体效应仍需结合后续跨群组差异检验结果进行判断。



注: 模型控制父母年龄、母亲 BMI、父亲受教育水平、孩子年龄和孩子 BMI。图中报告标准化路径系数; 实线表示显著路径, 虚线表示不显著路径; $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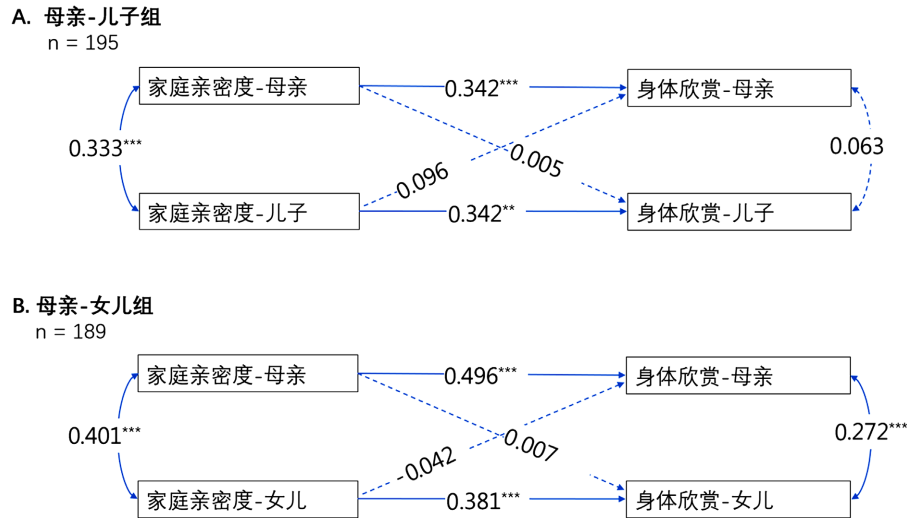
Figure 1. APIM path model of family cohesion and body appreciation in father-child dyads

图 1. 父亲 - 孩子配对组家庭亲密度与身体欣赏的主客体模型路径图

3.4.2. 母亲 - 孩子配对的主客体效应分析

母亲 - 孩子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见图 2。协变量方面,母亲 - 儿子组中,母亲受教育水平显著正向预测母亲身体欣赏($\beta = 0.145, p = 0.017$), 儿子 BMI 显著负向预测母亲身体欣赏($\beta = -0.143, p = 0.024$), 儿子年龄显著正向预测母亲身体欣赏($\beta = 0.152, p = 0.044$); 母亲 - 女儿组中,女儿 BMI 显著负向预测其自身身体欣赏($\beta = -0.174, p = 0.008$)。其余协变量对母亲和孩子的身体欣赏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主体效应方面,母亲和孩子家庭亲密度均显著正向预测其自身身体欣赏。其中,母亲 - 儿子组中,母亲和儿子的主

体效应分别为 $\beta = 0.342$ ($p < 0.001$) 和 $\beta = 0.342$ ($p < 0.001$)；母亲 - 女儿组中，母亲和女儿的主体效应分别为 $\beta = 0.496$ ($p < 0.001$) 和 $\beta = 0.381$ ($p < 0.001$)。结果表明，母亲 - 孩子配对中的主体效应较为稳定，个体感知到的家庭亲密度越高，其自身身体欣赏水平越高。**客体效应方面**，母亲 - 儿子组和母亲 - 女儿组中的客体效应均未达到显著水平($\beta = -0.042 \sim 0.096$, $ps > 0.05$)。具体而言，母亲家庭亲密度对孩子身体欣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孩子家庭亲密度对母亲身体欣赏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



注：模型控制母亲年龄、母亲 BMI、母亲受教育水平、孩子年龄和孩子 BMI。

Figure 2. Path diagram of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for family cohesion and body appreciation in mother-child dyads

图 2. 母亲 - 孩子配对组家庭亲密度与身体欣赏的主客体模型路径图

3.5. 父母 - 孩子家庭亲密度对身体欣赏主客体效应的差异检验

以孩子性别为分组变量开展多群组 APIM 跨群组差异检验，母亲 - 孩子组和父亲 - 孩子组的路径系数及组间差异检验结果详见表 4。在父亲 - 孩子配对中，主体效应路径的整体差异检验结果不显著($Wald \chi^2(2) = 0.585$, $p = 0.746$)，即孩子性别对父亲 - 孩子配对中的主体效应无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单路径差异检验显示，父亲主体效应和孩子主体效应在父亲 - 儿子组与父亲 - 女儿组之间差异均不显著(差异估计值 = $-0.080 \sim 0.038$, $ps > 0.05$)；探索性客体效应差异检验也显示，两条客体效应路径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差异估计值 = $-0.120 \sim 0.086$, $ps > 0.05$)。在母亲 - 孩子配对中，主体效应路径的整体差异检验结果不显著($Wald \chi^2(2) = 1.669$, $p = 0.434$)，即孩子性别对母亲 - 孩子配对中的主体效应无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单路径差异检验显示，母亲主体效应和孩子主体效应在母亲 - 儿子组与母亲 - 女儿组之间差异均不显著(差异估计值 = $-0.100 \sim 0.060$, $ps > 0.05$)；探索性客体效应差异检验也显示，两条客体效应路径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差异估计值 = $-0.001 \sim 0.094$, $ps > 0.05$)。总体而言，在父亲 - 孩子和母亲 - 孩子配对中，孩子性别均未显著调节家庭亲密度对身体欣赏的主体效应或客体效应。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与孩子配对数据中家庭亲密度与身体欣赏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主客体互倚模型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 分析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关注身体欣赏这一积极身体意象变量，并尝试从家庭亲密度这一核心家庭因素切入，理解青少年身体欣赏的形成机制。相较于以往更多关注身体不满、外貌焦虑和饮食失调等消极身体意象结果的研究，本

研究将关注点转向积极身体意象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亲密度对身体欣赏的影响主要通过主体效应发挥作用，即父母自身感知的家庭亲密度显著预测其自身的身体欣赏水平，孩子自身感知的家庭亲密度同样显著预测其自身的身体欣赏水平。跨个体的客体效应在大多数配对组中不显著，但在父亲-女儿组中，父亲感知的家庭亲密度对女儿身体欣赏呈显著正向预测，提示父亲对女儿的家庭氛围体验可能具有一定影响力。总体而言，本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家庭亲密度对积极身体意象的重要作用，也支持了家庭系统理论中关于家庭成员感知与行为相互作用的核心观点，为理解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身体欣赏形成的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并为家庭干预和积极心理健康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Table 4. Cross-group invariance tests and comparison of parent-child actor-partner effects across child gender
表 4. 孩子性别对父母-孩子主客体效应的跨群组差异检验

配对类型	效应类型	路径	儿子组 β	女儿组 β	差异估计值	SE	p
父亲-孩子	主体效应	父亲家庭亲密度→父亲身体欣赏	0.433	0.424	0.038	0.123	0.759
	主体效应	孩子家庭亲密度→孩子身体欣赏	0.302	0.442	-0.080	0.117	0.493
	客体效应	父亲家庭亲密度→孩子身体欣赏	0.091	0.238	-0.120	0.131	0.360
	客体效应	孩子家庭亲密度→父亲身体欣赏	-0.064	0.039	-0.086	0.100	0.391
母亲-孩子	主体效应	母亲家庭亲密度→母亲身体欣赏	0.342	0.496	-0.100	0.094	0.283
	主体效应	孩子家庭亲密度→孩子身体欣赏	0.342	0.381	-0.060	0.081	0.461
	客体效应	母亲家庭亲密度→孩子身体欣赏	0.005	0.007	-0.001	0.095	0.988
	客体效应	孩子家庭亲密度→母亲身体欣赏	0.096	-0.042	0.094	0.063	0.136

注：儿子组和女儿组路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差异估计值为儿子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减女儿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主体效应为主要检验对象，客体效应为探索性检验对象。

研究的主体效应发现，无论在父亲-孩子还是母亲-孩子配对中，家庭亲密度对自身身体欣赏的预测作用均显著，说明个体对家庭温暖、支持和情感联结的感知能够直接增强其身体自我接受和功能欣赏。这一结果与家庭系统理论相一致，即家庭成员的感知和行为在系统内相互作用，形成动态的家庭氛围(石绪亮等, 2022; Mills-Koonce et al., 2007)，而个体自身的积极体验是这一系统作用的直接体现。换言之，家庭亲密度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家庭关系特征，更是一种被个体感知和体验到的心理资源。当父母或孩子能够感受到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支持和亲近时，其对自身身体的态度也可能更加接纳和积极。此外，主体效应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均稳定存在，提示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个体感知的家庭亲密度都能成为自身身体欣赏的保护性因素，强调了家庭内部支持和亲密关系对积极身体意象的重要作用。

在客体效应方面，本研究发现仅在父亲-女儿配对中存在显著正向预测，父亲感知的家庭亲密度能够提升女儿的身体欣赏，而女儿家庭亲密度对父亲身体欣赏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提示，父亲在女儿身体意象形成中可能具有独特作用。现有文献表明，父亲的情感支持和亲密互动在女儿的自我价值感和身体满意度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Boutelle et al., 2009; Hochgraf et al., 2021)。从家庭系统视角来看，当父亲感知到较高的家庭亲密度时，其在家庭互动中可能表现出更多的情感投入、积极回应和支持性行为，这些积极互动可能进一步被女儿感知并内化为安全感、自我价值感和身体接纳。相对而言，儿子可能更容易受到同伴评价、自我评价或社会性别规范的影响，因此父母家庭亲密度对其身体欣赏的跨个体作用较弱。客体效应的有限性也提示，家庭亲密度对孩子身体欣赏的跨个体影响并非普遍存在，而可能受到

孩子性别、父母角色及亲子关系类型的共同影响。由此可见，主体效应仍是家庭亲密度影响身体欣赏的核心机制，而父亲-女儿配对中的客体效应则为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更细致的证据。

值得重点讨论的是，本研究预设的孩子性别调节效应并未得到统计支持。调节效应不虚无结果同样承载理论信息，不能简单视作研究假设失败而一笔带过。出现调节效应不显著，存在若干可能原因：第一，家庭亲密度作用于身体欣赏的内在路径本身较为稳定，孩子性别并非该组关系的关键边界条件；第二，本研究使用家庭亲密度总分进行分析，没有拆分家庭支持、家庭冲突等细分维度，总分指标有可能掩盖潜在的性别调节效果；第三，身体欣赏作为相对稳定的身体意象特质，除家庭因素之外，还持续受到社会审美、同伴压力、媒介环境等外部变量影响，外部变量贡献的方差，可能稀释了孩子性别的调节作用；第四，本研究为家庭配对样本，同一家庭内部成员变量存在同质性，压缩了调节变量变异范围，也可能造成调节效应难以被检测出来。非显著结果提示，孩子性别或许并不是解释家庭亲密度-身体欣赏关联的核心调节变量，后续研究应当转向其他潜在调节变量继续开展探索。

家庭亲密度作为家庭系统层面远端变量，并不会直接作用于个体身体欣赏，中间应当存在个体层面的心理中介链条。结合现有理论推演，自我价值感、应对方式、社会比较倾向均有可能承担中介功能。高家庭亲密度环境可以持续滋养个体自我价值感，个体获得充足情感接纳，不需要依靠外貌、身体条件定义自我，由此提升身体欣赏。其次，亲密的家庭氛围有利于个体发展适应性情绪应对方式，面对身材焦虑、外貌压力时，更倾向自我接纳，减少自我批判，维持积极身体态度。此外，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降低个体进行身体社会比较的动机，减少与他人身材对比带来的自我否定，进而提升身体欣赏水平。受限于本研究问卷设计，并未纳入上述中介变量开展实证检验，无法实证揭示家庭亲密度影响身体欣赏的心理“黑箱”。未来研究可以纳入自我价值感、应对方式、社会比较倾向，构建中介或者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厘清家庭系统因素作用于身体欣赏的内在心理通路。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关于家庭亲密度与身体欣赏关系的重要证据，但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或实验干预设计，进一步验证家庭亲密度对孩子身体欣赏的因果影响及其发展变化。其次，本研究样本主要来自特定地区和文化背景，家庭互动模式、性别角色期待以及身体意象观念可能受到文化因素影响，未来研究可拓展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样本，以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再次，本研究主要依赖自我报告测量，尽管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但仍可能受到社会期望效应和主观报告偏差的影响。未来研究可结合多方法测量，如观察法、访谈法、教师或同伴评价等，以提升研究结果的信度和客观性。最后，虽然本研究区分了父母性别和孩子性别，但未进一步考察其他潜在调节因素，如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水平、亲子沟通质量、父母身体意象态度等，这些因素可能进一步影响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的大小及方向。

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家庭亲密度影响身体欣赏的具体路径和干预机制。例如，可以设计家庭亲密度增强项目，评估其对孩子积极身体意象和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同时进一步关注父亲在女儿身体意象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以及不同性别组合下亲子互动的跨个体影响机制。此外，将家庭系统理论与积极心理学干预相结合，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青少年身体欣赏形成机制的理解，也可为促进青少年积极身体意象和整体心理健康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课题(22A0506)。

参考文献

陈颖娇, 彭先桃, 刘航倩, 等(2022). 父母正念与幼儿行为问题: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中介作用及亲子时间的调节

- 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2), 403-407.
- 费立鹏, 沈其杰, 郑延平, 等(1991a).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初步评价——正常家庭与精神分裂症家庭成员对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5(5), 198-202, 238.
- 费立鹏, 沈其杰, 郑延平, 等(1991b).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的修订.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5(5), 199-202.
- 高亚威, 刘爽爽, 于昕洋, 等(2022). 对外表的社会文化态度与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 直觉进食和身体欣赏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3), 630-634.
- 李启明, 王纪婷(2022). 家庭氛围、子女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代际传递的关系: 亲子性别和子女年龄的差异.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 282-288.
- 任彦威, 杨志亮, 李玲慧(2022). 焦虑在家庭亲密度与发育迟缓儿童自我意识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30(8), 908-911, 915.
- 施琪嘉, 林瑶, 吴和鸣(2013). 创伤的代际传递. *心理科学进展*, 21(9), 1667-1676.
- 石绪亮, 王硕, 李子涵, 等(2022). 青少年睡眠质量在家庭亲密度与情绪问题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一项为期 3 年的追踪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4), 789-793.
- 郑可怡, 刘进招, 袁艳兰, 等(2021). 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身体欣赏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11(9), 2092-2102.
- Avalos, L., Tylka, T. L., & Wood-Barcalow, N. (2005). The Body Appreciation Scale: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Body Image*, 2, 285-297. <https://doi.org/10.1016/j.bodyim.2005.06.002>
- Boutelle, K., Eisenberg, M. E., Gregory, M. L., & Neumark-Sztainer, D. (2009).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nectedness and Adolescent Emotional Functioning over 5 Year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66, 309-316. <https://doi.org/10.1016/j.jpsychores.2008.10.019>
- Bridgett, D. J., Burt, N. M., Edwards, E. S., & Deater-Deckard, K. (2015).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elf-Regul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Review and Integrat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1, 602-654. <https://doi.org/10.1037/a0038662>
- Chen, G., He, J., Zhang, B., & Fan, X. (2022). Body Weight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Roles of Weight-Related Teasing. *Current Psychology*, 41, 298-306.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9-00572-8>
- Cheng, H., & Mallinckrodt, B. (2009). Parental Bonds, Anxious Attachment, Media Internalization, and Body Image Dissatisfaction: Exploring a Mediation Model.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6, 365-375. <https://doi.org/10.1037/a0015067>
- Cumsille, P. E., & Epstein, N. (1994). Family Cohesion, Family Adaptability, Social Suppor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in Outpatient Clinic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8, 202-214.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8.2.202>
- Fan, Y., Li, Y., Liu, A., Hu, X., Ma, G., & Xu, G. (2010). Associations between Body Mass Index, Weight Control Concerns and Behaviors, and Eating Disorder Symptoms among Non-Clinical Chinese Adolescents. *BMC Public Health*, 10, Article No. 314. <https://doi.org/10.1186/1471-2458-10-314>
- Fang, S., Galambos, N. L., & Johnson, M. D. (2021). Parent-Child Contact, Closeness, and Conflict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3, 1176-1193. <https://doi.org/10.1111/jomf.12760>
- Gonçalves, S., Moreira, C., Gonçalves, M., Vieira, A. I., & Machado, B. C. (2020). The Role of the Perception of Family Environment in Relation to Body Dissatisfaction, Disordered Eating and Difficulti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Eating and Weight Disorders—Studies on Anorexia, Bulimia and Obesity*, 25, 205-213. <https://doi.org/10.1007/s40519-018-0551-9>
- Hany, M., & Sutanto, S. H. (2025). Ketidakpuasan tubuh dan family fat talk: Studi pada perempuan dewasa muda tionghoa di indonesia. *Jurnal Ilmu Keluarga dan Konsumen*, 18, 80-92. <https://doi.org/10.24156/jikk.2025.18.1.80>
- He, H. J., Li, S. S., & Yue, F. G. (2025). Impact of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on Positive Coping of Adolescents with Self-Injurious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Chines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and Brain Science*, 34, 823-827. (In Chinese)
- Hochgraf, A. K., Fosco, G. M., Lanza, S. T., & McHale, S. M. (2021). Developmental Timing of Parent-Youth Intimacy 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Adolescent Adjustment Proble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5, 916-926. <https://doi.org/10.1037/fam0000864>
- Huang, Z., Wang, S., Lin, Y., Cui, T., Barnhart, W. R., Gaggiano, C. M. et al. (2024). The Gratitude Model of Body Appreciation and Intuitive Eating: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Model to Explain Intuitive Eating Facets among Young Adult Women in China. *Appetite*, 203, Article ID: 107672. <https://doi.org/10.1016/j.appet.2024.107672>
- Kluck, A. S. (2010). Family Influence on Disordered Eating: The Role of Body Image Dissatisfaction. *Body Image*, 7, 8-14.

- <https://doi.org/10.1016/j.bodyim.2009.09.009>
- Krauss, S., Orth, U., & Robins, R. W. (2020). Family Environment and Self-Esteem Develop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Age 10 to 16.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9, 457-478.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263>
- Leme, A. C., & Tucunduva Philippi, S. (2013). Family Weight-Teasing: How Much Is This Related to Body Dissatisfaction and Weight Control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 Girl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113, A94. <https://doi.org/10.1016/j.jand.2013.06.335>
- Linardon, J., McClure, Z., Tylka, T. L., & Fuller-Tyszkiewicz, M. (2022). Body Appreciation and Its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ody Image*, 42, 287-296. <https://doi.org/10.1016/j.bodyim.2022.07.003>
- Luo, Y., Niu, G., Kong, F., & Chen, H. (2019). Online Interpersonal Sexual Objectification Experiences and Chinese Adolescent Girls' Intuitive Eating: The Role of Broad Conceptualization of Beauty and Body Appreciation. *Eating Behaviors*, 33, 55-60. <https://doi.org/10.1016/j.eatbeh.2019.03.004>
- Mills-Koonce, W. R., Propper, C. B., Garipey, J., Blair, C., Garrett-Peters, P., & Cox, M. J. (2007). Bidirectional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Mother and Child Behavior: The Family System as the Unit of Analys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9, 1073-1087.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7000545>
- Olson, D. H. (2000).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2, 144-167. <https://doi.org/10.1111/1467-6427.00144>
- Olson, D., Portner, J., & Lavee, Y. (1985).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 III (FACES II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Ramesh, S., Glashouwer, K. A., & Alleva, J. M. (2026). Functionality Appreciation among Adolescents and Emerging Adults with Eating Disorders: Associations with Body Appreciation, Self-Esteem, and Eating Disorder Symptoms. *Body Image*, 56, Article ID: 102056. <https://doi.org/10.1016/j.bodyim.2026.102056>
- Ren, Y., Barnhart, W. R., Cui, T., Song, J., Tang, C., Cui, S. et al. (2023). Exploring th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Body Dissatisfaction and Body Apprecia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A Four-Wave, Random Intercept Cross-Lagged Panel Model. *Body Image*, 46, 32-40. <https://doi.org/10.1016/j.bodyim.2023.04.011>
- Sitnik-Warchulska, K., Izydorczyk, B., Markevych, I., Baumbach, C., Mysak, Y., Buczyłowska, D. et al. (2025). Family Cohesion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 in Young Adolescents: Mediating Effects of Neighbourhood Cohesion and Moderating Roles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Structure Factor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5, e70071. <https://doi.org/10.1002/casp.70071>
- Sun, J., Yin, Y., Zhang, J., & Li, Y. (2025). Assessing the Role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Closeness in Children's Depression: Insights from a Meta-Analysis.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19, Article No. 105. <https://doi.org/10.1186/s13034-025-00955-9>
- Swami, V., Ng, S., & Barron, D. (2016). Translation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a Standar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ody Appreciation Scale-2. *Body Image*, 18, 23-26. <https://doi.org/10.1016/j.bodyim.2016.04.005>
- Tylka, T. L., & Wood-Barcalow, N. L. (2015). The Body Appreciation Scale-2: Item Refine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Body Image*, 12, 53-67. <https://doi.org/10.1016/j.bodyim.2014.09.006>
- Weng, X., Ahemaitijiang, N., Cui, W., Fang, H., Xue, X., & Han, Z. R. (2025). The Dual Impact of Parent-Child Discrepancies in Perceived Closeness: Immediate Emotional and Physiological Costs and Long-Term Behavioural Adaptat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54, 2829-2841.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25-02206-8>
- Yang, W., Niu, G., Shi, X., Song, K., Zhang, Y., & Yuan, Z. (2023). Negative Family Body Talk and Negative Emotional Eating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 Girls and Young Adult Women: The Role of Body Dissatisfaction and Feminism Consciousness. *Appetite*, 188, Article ID: 106973. <https://doi.org/10.1016/j.appet.2023.106973>